

2. 集說小篇短界世代近

譯 石 柔 · 曹 真 · 川 梅 · 迅 魯

上 漠 沙 在



編 輯 花 朝 海 上

1929

捷克

凱沛克兄弟

島上

編上

羅維京只錄

卷一

島 上

眞吾譯

古時在列斯篷地方有位路易先生，他後來周遊世界；至他知道世界的大部時他在可想像的極遠的島上死了。他住在列斯篷時，他是個有健全的理性的和重要的人物。他如一般的人生生活，他自己弄得頗好也不妨礙他人。他有許多房子滿足了他天賦的驕傲性。但漸漸地這種生活使他厭倦而成爲一種負累，所以他把他的所有都變賣了，駕了一葉片舟走了。

他們先到卡田，後到帕爾摩，君士但丁和邊路，到帕萊斯丁和埃及，又繞阿拉伯到錫蘭；他們甚至駛到馬來半島和爪哇，待重至大海時他們向東南行。有時他們遇到本國人，到故鄉去的。他們聽到了故鄉的消息歡樂得流下淚來。在這些地方，路易先生眼見那許多希奇古怪幾乎不可相信的東西，他幻想他把此外的

一切都忘了。當他們在汪洋大海航行時，一隻海鷗趕及他們，他們的船如塊軟木塞在波浪裏簸蕩，沒有方向沒有指導。三天之內海鷗增多，有加無減地憤怒，第三天晚上船在一個珊瑚礁上沉沒了。在最恐怖的聲音之中路易先生覺得他自己高高升上又低低沉落；但波浪沖他到一隻木筏上，無知無覺地。當他神志清醒時，他知道是在午刻，他是孤零零地臥在寂靜的海中一隻破碎的木筏上。在那一霎時他經驗到生平第一次的生活的歡樂。他的木筏只是浮蕩直到黃昏，在全個夜裏，第二天又是全個一天；但四面八方他不能看見陸地。而且他的木筏被水沖散了，一片一片地漂去了。路易先生想用他扯破的布條縛牢它們枉費氣力。到最後祇贖得三根不堅固的帆杠了，他爲他的困憊和孤單的思想要昏去了。於是路易先生來和他的生命告別聽受上帝的意志了。

第三天黎明他知道波浪把他帶到一個可驚的島上；這呈現在他面前的是兀立海中的美麗的蓊鬱的樹木。後來他能夠舉步到鋪着鹽和泡沫的岸上。在這時候幾

個野人由綠蔭中出來，但路易先生對他們狠狠地狂吠，因為他怕他們。於是他跪下祈禱，倒在相近岸邊的地上而睡去了。

夕陽西下時飢餓叫醒了他。他四圍的沙上都是扁平的赤腳印子，路易先生很高興看野人們蹲伏在他旁邊，出神地注視他，談論他，並未加害於他。他去找些充飢的東西，但黑暗已下降了。繞着一塊巖而行，他走向一大羣野人的地方。他們坐成一圓圈，吃他們的晚餐；他看見男人，女人，和小孩在一團，但他遠遠站着，不敢走近，如從別一個教區來的乞丐。後來在這些人之中一個年青的野女人起來，給他一盤水菓盛在一隻用草編的盤子上。路易忙趨向食物，饕餮地吃香蕉，新鮮的和乾燥的無花果和別的水菓，日光晒乾的肉與和我們所吃的滋味不同的可口的麵包。女郎又給他一瓶泉水。當他吃時，蹲伏着，服侍他。他吃罷，他的全身覺得舒服；他大聲地道謝女郎因為她的禮物，因為她的麵包和她的慈善，也向其餘道謝他們的慈善。當他說話時，他發生感激如他負載過重的心的柔情的

約束，突然以言語表示出來，他從來未曾有過的。女郎坐在他的對面大笑。

路易先生呢以爲他必須重說一遍，使得她可以懂得，他向她道謝如此熱烈好像他是在祈禱。當時其餘的人都到林中去了，路易怕他自己留在這樣一個冷落的地方，而他心中又這樣歡樂。挽留女郎，他開始告訴她他是何人，來自何處，怎樣船沉沒，和他在大海中所受的苦楚。忽而路易看到她睡着了，她的雙頰緊貼着地面，他起來坐在稍遠一些地方，仰視星空，諦聽海潮的澎湃，直至他自己也昏昏入睡爲止。

早晨他醒來時，他找尋女人，但她已走了；祇有她身體的印跡完全留在沙上，挺直和纖長如一條綠枝，當路易一脚踏入這個陷下的地方時，陽光照得暖烘烘的。於是他循着海岸環行全島，看看它像什麼。有時他的路引他穿過樹林或穿過灌木叢；而有時他繞行沼池，或爬過巖石。好幾次他碰到野人，但他不再怕他們了。海是非常地青碧比無論那兒青碧，開着花的草木有特別的嬌美。他終日遊

走，觀賞他所看見的最美麗的鳥的美麗。他也想野人的美麗比無論何種人美麗。翌日他繼續他的探尋，直至他走完島之四周。島上有噴泉花草，平和得如我們所想像的伊甸樂園一般。晚上他回到他上陸的地方；那兒他看見女人獨自坐着，編她的髮兒。在她的脚下橫着載過他的木筏，受無路可通的海浪的輕賤，所以他不能再走了。路易先生傍她坐下，眼對着一個一個奪取他思想的海波。常層層疊疊的波浪來來去去的時候，他的心氾濫着無邊的哀傷，他吐出他的哀歌：他怎樣曾經流浪二晝夜知道島嶼所有的大小，但無處找到一個城市或港口，也沒有看見一個和他相同的人；他的同伴在海中死了，他獨自流落在島上不知從何處歸去，獨自在言語不通的野人中間。所以他悲傷他的運命，躺在沙上的女人聽他說直至她入睡，被他的哀歌的調所催眠。於是路易先生停止說話也緩緩地呼吸一口氣。

早晨他們同坐在一塊巖石上，高出海面，遠矚地平線。路易先生把他的全個

生命想了一遍；他記得列斯達的壯麗和寶貴，他的戀愛事件，他的遊歷，和一切他在世上所見過的東西，他閉攏他的眼，內在地找尋那些美麗的圖畫。但當他張開眼時，他看見他對面坐着女人在她的腳跟上，斜視着又暗淡地在她的面前；他注意到她的悅目的小小的胸脯和纖長的手足，色褐如赭石又很挺直。

他要時常坐在這塊巖石上盼望來船。他看見太陽從海中上升下落，他對這個及其種種都習慣了。他開始一賞這個島的甘美，這由他看來好像是個愛之島。有時野人要找他；他們很敬重他。在他們環他而蹲伏時他們看去像肥滿的鵝；他們是刺了花的，有幾個是很老了；他們給他東西吃又服侍他。當天雨時，路易先生到女人的小屋裏去住。這樣他住在野人之間也像他們一般地赤裸裸的了；但他輕視他們不要學他們一句說話。他不知道他們叫住着的島是什麼，也不知道他所容身的屋叫做什麼，也不知道上帝面前他的唯一的女伴叫做什麼。

無論何時他晚上回到小屋，他見得他的晚餐預備好了，他的床預備好了，又

有褐色的女人的溫柔的擁抱。雖然他當她不像一個人，而較近於動物，但他却要用他自己的言語對她說話，而且心滿意足當她聽他說時。所以他告訴所有的不絕地經過他的心的思想：關於在列斯達的他的房屋和他的游歷的瑣瑣細事。起初這使他懊惱就是女人不懂他的話在他告訴她的意思時，但漸漸地他對於這個也習慣了，告訴他同樣的事情一遍又一遍，時常同樣的話語和同樣語態；那樣之後他把她抱在他的臂中如她的妻子了。

但在時間的過程中他的敘述短起來了也不大聯絡了；許多事情由他的記憶中逃去好像它們從沒有發生過；終日他會躺在他的床上不說一句話，想一想他自己。他對於他的周圍都習慣了，他會坐在巖石上過幾個鐘頭，而永不想到盼望來船。

幾年過去了，路易忘了他的歸家和他的本國話；他的心如他的說話一般的愚鈍了。每當日暮他回到他的小屋去，但他不復知道這女人如他第一天所知道的

了。

在夏日有一天，當他正在深林中遨遊時，他忽然爲一種大大的不安所佔有了，因之他跑到開朗的地方，在那兒他察看一隻美麗的船在停泊。他心兒顫跳地跑到海邊攀上巖頂，從那兒他能看見一羣水手和職員。他躲在漂石之後像一個野人聽他們說話。他們的話語有些打動了他的記憶，他自覺異客是在講他自己的語言。於是他站起，想對他們說話，但他只能哭喊。異客們都吃了一驚，他隨即又哭喊了。他們把他們的短鎗對着他，於是他的舌兒解放了他對他們喊道：『大慈大悲的 *Senhores!*』（水手們，因他把本國語忘了——譯者）他們歡樂地狂呼向他奔來，但，如一個野人，路易覺得他必須跑去。而他們已環繞着他，一個又一個地擁抱他，他們的問句壓倒他了。他在他們中間赤裸裸地滿是恐怖，只渴望逃走。

『不要怕』，一個老職員對他說，『記牢你是一個人。拿肉和酒來，他看去瘦

弱的而且可憐的。來和我們坐在一起使你自己如在故鄉一般，那你又會習慣人們的說話了，而不要說這種猴子們說的言語。」他們給路易先生以美酒，淹肉和麵包。他坐在他們當中大吃如在夢中，他覺得他的記憶回復到他心內來了。

其餘的人們也吃也喝，也閒談，高興尋到了一個同國人。當路易吃罷，他充滿了一種感激的美意如那天那女人給他食物吃時一樣，他很高興聽到自己的美麗的語言，和可以與人們做伴侶，那般人對他說話好像對一個兄弟。所以話語迅速地回到他的舌上，他盡他所能地感謝他們。

『再多休息一些時，』老職員說，『那末你當告訴我們你是誰和你怎麼來到這兒。言語的珍貴的禮物將來報答你，因為人之最大的所有物是他能說話，和傳達給別人他遭遇過什麼及他的感覺是什麼。』

職員這樣說罷，一個年青的水手唱起一隻可愛的歌來了。他唱一個人航行大海，當他的情人懇求海，風，和天送他回到她地方。她的想念和悲哀在溫柔的字

句中可想像地表現了。水手唱罷，其他的人們也歌唱或背誦這一類的詩句，悲哀地互相競爭：他們唱到想念可愛的人兒，被迫到遠方的異國去的船兒，和長是變化的海。到後來他們都講起他們所離去的家來。路易先生哭泣了，快樂到了痛苦的邊上在他所忍受的思想上，而現在他又能夠懂得，已經忘了的他的說話，詩的可愛的音樂；他哭泣因為這全像一個夢，他恐懼覺醒。

最後老職員起來說：『孩子們，我們要看一看這個我們所發見的島，我們大家當在夕陽西下之前回來起行。我們今夜上我們的歸途於上帝底保佑之下。但你呢，』他轉向路易說，『若你在這個地方要想帶一點東西回去當作紀念，拿它到這兒來在夕陽西下時等我們回來罷。』

水手們沿着海岸分散了，路易先生轉向女人的小屋。愈近他愈躊躇了；他自己思量怎樣他能最好地告訴她他必須離她而去。他在路旁一塊石上坐下，覺得他不謝謝她不能就此離她而去，他和她同住已有十年了。他記起她怎樣的待他，她

怎樣的給他吃，以她的身體和他的工作來服侍他。他走進她的小屋，傍着她坐下，急促地說了許多話，好像必須使她相信。他告訴她他們來捉他去，和要他必須走的那種迫切的事件；他想了許多託辭。於是他把她抱在他的臂中，謝謝她爲他而做的一切，又設下神聖的誓言不久就回來。他說了許久時候，他知道是在沒有理智和了解地聽着，他憤怒起來了又用力地把他理由重述一遍，不耐煩地躁他的腳。突然他想到水手們怕會沒有他就起碇了，他在他的說語之中跑出去急往海邊。

但還是一個人沒有到，他坐下等候。他開始被一種思想所縈繞了，那思想是女人未正確地了解他所告訴她的他的迫近的分離；這個是如此不能忍耐他立刻站起跑回去，再向她說明一遍。但當他走到小屋時，不進去，他由一個裂縫間窺視她在做什麼。他看見她採了新鮮的草兒做他這晚上用的床，她正在預備他的藥品，他又第一次注意到她自己吃些不好的幾塊，那些捏碎了的或腐爛了的，揀最好的，揀大的無疤的菓子給他；於是她坐下一動不動如一尊偶像，等待他。於是

路易先生覺得他應當先吃了她所預備好的菓子而躺在床上，打斷她的期待在他別離之前。

那時太陽在西沉了，水手們聚集在岸上，在他們離別之前。祇有路易先生失落了，他們喊他：『Senhor! Senhor!』不見他來，他們跑到林邊在那兒找他喊他。他們中有二個人很近地經過，不絕地呼喊，但他躲在叢林中，他的心別別地跳動深恐他們找到他到。後來他們的呼聲中止了，夜幕下降了。他聽到他們的拍拍槳聲當他們回到船上了時，高聲地可憐這失落的人。於是一切寂靜，路易先生由叢林中爬出來又回到小屋。他見女人一動不動地耐心地坐着。路易先生吃了菓子，躺在芬芳的床上把等待他的她抱在懷中。

天亮了；路易先生未曾入睡；他由面着海的小屋底門望出去。這海他可在樹林中的一個開口看見。他看見離去的船在很遠很遠的地方。他凝視熟睡在他身邊的野女人，她不復如先前那樣的美麗了，是可惡的和可怕的了。淚珠滾滾地落在

她胸上當路易先生竊竊地重說使她聽不到的時候。一切那些絢爛的語句和出奇的詩歌，是描寫渴望和永遠不能充實的慾望的苦痛的呵。

於是船在地平線下不見了。路易先生還是留居島上。但自那天後，一年一年他雖然依舊活着，却永不再說一句話了。

...

...

...

...